



中国近现代 人文幻想小说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Modern Humanity Fictions

马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 人文幻想小说研究

Research on Chinese Modern Humanity Fictions

马云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现代人文幻想小说研究/马云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203-1146-5

I. ①中… II. ①马…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近现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469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75
插 页 2
字 数 245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导言	(1)
一 人文幻想小说的界定	(2)
二 人文幻想小说独立的意义	(9)
三 中国近现代人文幻想小说的研究现状	(13)
第一章 中西方人文幻想小说的发展演变	(17)
一 西方人文幻想小说的发展	(18)
二 中国人文幻想小说的发展	(22)
三 中西方人文幻想小说的演变	(26)
第二章 晚清幻想小说的兴起	(29)
一 社会的转型和思想观念的巨变	(29)
二 西方幻想小说的影响	(33)
三 晚清幻想小说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38)
第三章 晚清人文幻想小说	(42)
一 晚清人文幻想小说的意义	(42)
二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现代中国梦的原型	(48)
三 陆士谔《新中国》:一部未卜先知的小说	(57)
四 春帆《未来世界》的“后立宪”改革想象	(63)
第四章 现代人文幻想小说沉寂的背后	(70)
一 新文学中的乌托邦思想	(70)
二 京派作家以写实方法描摹空想世界	(83)

第五章 五四以后的人文幻想小说	(95)
一 沈从文《阿丽丝中国游记》:西洋镜下的中国景观	(95)
二 老舍《猫城记》:中国现代第一部反乌托邦小说	(102)
三 张天翼《鬼土日记》:地狱旅行见闻录	(111)
四 张恨水《八十一梦》——国破家亡的噩梦	(116)
五 林语堂《奇岛》:漂泊的理想国	(119)
第六章 新时期的人文幻想小说	(126)
一 人文幻想小说的复苏	(126)
二 柯云路《孤岛》的社会改革想象	(132)
三 梁晓声《浮城》对社会危机的预言	(138)
四 王小波小说对未来世界的警示	(145)
五 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一部超级幻想小说	(150)
第七章 21 世纪的人文幻想小说	(163)
一 人文幻想小说创作的自觉	(163)
二 阎连科《受活》的乌托邦叙事	(167)
三 格非《江南三部曲》:一个关于桃花源的传说	(175)
四 莫言《生死疲劳》的超验想象与叙事狂欢	(183)
结语	(193)
附录 文学的政治阅读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思潮	(196)
参考文献	(207)
后记	(212)

导 言

在西方，科幻小说一直存在两个派别，人们把以 H. G. 威尔斯为首的科幻小说称为“社会派”或者“软科幻派”；把以儒勒·凡尔纳为首的科幻小说称为“科学派”或者“硬科幻派”。在中国文学界，也一直存在关于科幻小说姓“科”还是姓“文”的争论。主张姓“科”的一派认为，科幻小说主要表达“科学”的幻想，科学才是小说的灵魂。主张姓“文”的一派认为，科幻小说既然是小说，就应该表现社会，具有人文精神。这就是说，在科幻小说中，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一直处于半分半合的状态，尤其是科学幻想小说与乌托邦小说如何归属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英国学者亚当·罗伯茨在他的《科幻小说史》一书的序言中说：“乌托邦小说应该属于科幻小说大类，虽然它以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作为它的起点。”他说有些评论家希望把乌托邦小说排除在科幻小说之外，但是罗伯茨仍然坚持认为“虽然乌托邦小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类型而发展，乌托邦书写仍然成为一种‘类科幻’，在整个 19 世纪和 20 世纪都与科幻紧紧交织在一起”^①。罗伯茨说出了学术界对于科幻小说与乌托邦小说关系的分歧，也说出了一个科幻小说和乌托邦小说相混合的历史事实。当然，这种分歧和争论都是在科幻小说的内部框架中。一直以来，科幻小说涵盖了所有的幻想小说，在科学时代，人们对此习以为常。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幻小说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在中国，正如有些学者所言：“进入民国之后，科幻小说多数退居到文学期刊之外，进入科普期刊。而新中国成立之后的 17 年，科幻小说更是退居到儿童文学领地。”^② 科学幻想小说与人文幻想小说的分野越来越明显，人们的质疑也越来越多，科学幻想小说已经难以容纳人文幻想小说，现在应该到了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① [英] 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序言》，马小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 页。

② 吴岩：《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时间表征》，王泉根主编《中国幻想儿童文学与文化产业研究》，大连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 页。

我们不想用乌托邦小说这个传统概念,因为有些幻想小说也不是乌托邦小说所能涵盖的,不如与科学幻想小说相对应,把以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为基点的小说创作称为“人文幻想小说”。

一 人文幻想小说的界定

一个命名要想达成共识,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概念,需要时间的检验。就目前而言,我们对人文幻想小说这个概念还处于认识的初级阶段,理论和实践的基础还有待填充。为了明确它的主要特征,有必要对与之相邻的小说类型进行比较,有比较才能更好地鉴别。人文幻想小说并不是包括除科学幻想小说以外的所有幻想小说,它应该有自己的边界。人文幻想小说与许多幻想类小说都有关联和交叉,需要认真加以区分。下面我们比较一下与人文幻想小说关系较近的几种类型的小说。

(1) 科学幻想小说。科幻小说是以科学幻想为基础对未来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想象,以科学技术发展为主题,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基本的情节线索,其主要特征就是科学性和幻想性。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人文幻想小说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基础,对于人类和社会发展前景的幻想,以人类终极关怀为主题,以人性及人类情感思想完善或以未来为镜子反射现实弊端为情节线索,其主要特征是人文精神和幻想性。人文幻想小说与科学幻想小说在一般情况下是容易区分的,只是有些把两者交织在一起的小说难以认定,如吴趼人的《新石头记》,既有科学的主题和情节,也有浓郁的人文精神。可以把它看作科学幻想小说,视为人文幻想小说也无不可。目前学术界比较关注的西方科幻小说“反乌托邦三部曲”: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妙新世界》、奥威尔的《1984》,这几部小说虽然都有科学技术的内容,但是作品要表现的主题却是人文的,应该视为人文幻想小说。罗伯茨认为,科幻小说有四大要素:“关于星际旅行的小说”“关于技术的故事”“空间的旅行故事”“新的社会组织”。其中“关于技术的故事”是区别科学幻想小说和人文幻想小说的主要标志。原本一家的科幻小说,与人文幻想小说分开以后,难免会有一些遗留和争议的问题,不可能一刀切。

(2) 乌托邦小说。“乌托邦”这个词最早由英国小说家莫尔所写的小说《乌托邦》而来,意为不存在的美好地方。乌托邦着眼于人的未来,表现了永久解决人类问题的美好愿望。自从莫尔的《乌托邦》出现以后,西方出现了大量这类小说。但随着技术时代的来临、科幻小说的产生,乌托邦小说逐渐被纳入科幻小说的范围。罗伯茨认为,仅凭“新的社会组

织”这一点“就足以使乌托邦小说跻身于科幻之列”^①。他好像认为把乌托邦小说纳入科学幻想小说是对它们的看重。的确，在工业革命时代，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崇拜高于一切，科学的宇宙观和生物观动摇了传统的人文主义的信念，人文主义遭遇巨大挑战和威胁。哥白尼的“日心说”推翻了地球为中心的学说，动摇了人为万物之本的信念；达尔文的生物观推翻了人为万物之灵的观念，消灭了人与动物的界限；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推翻了人为意识所控制的学说，人类沦为生物和本能的人。因此，后起的科幻小说顺理成章地收容了先起的乌托邦小说，乌托邦小说的独立性被剥夺了。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科幻小说有点跟不上步伐，逐渐被边缘化。同时，科学技术带来的负效应日益突出，一些反乌托邦小说应运而生。乌托邦问题也变得复杂化，乌托邦的概念广为延伸，诸如“社会乌托邦”“国家乌托邦”“宗教乌托邦”“阶级乌托邦”“个人审美乌托邦”“爱情乌托邦”“乡土乌托邦”“反乌托邦”，等等。乌托邦成了理想和空想的代名词。稍加留意就会发现，21世纪以来，乌托邦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仔细检视一下就会看到，这个概念的滥用现象十分严重，人们把与理想和虚无有关的东西都称为乌托邦。陈岸瑛《关于“乌托邦”内涵及概念演变的考证》一文指出“乌托邦”在中国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不科学；二是不切实际或不能兑现。文章认为，乌托邦科学的划分标准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实践缺乏公正。“乌托邦”与“实干”的简单对立，使人忘记了幻想与行动之间的亲密关系。马克思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或者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批判使乌托邦思想声名狼藉。如今，“乌托邦”已经成为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的代名词。^②这与它的原意产生了较大背离。随着乌托邦小说的发展，乌托邦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乌托邦小说也变得十分复杂，乌托邦小说也成了一个杂货铺，许多看似与乌托邦不相干的小说也被当作乌托邦小说，乌托邦成为一个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代名词。耿传明认为近代乌托邦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理想主义者改造社会的蓝图，所以“近代乌托邦也就出现了泛化之势，并且它也不再只是‘空想’的代名词，也可指称一种可实现但尚未实现的现实”^③。所以，他在研究清末民初乌托邦小说时，把清末民初的“鸳蝴小说”和言情小说也视为乌托邦小说。李小江的《后乌托邦批评——〈狼图腾〉深度诠释》

① [英] 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序言》，马小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② 参见陈岸瑛《关于“乌托邦”内涵及概念演变的考证》，《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③ 耿传明：《清末“乌托邦”文学综论》，《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一书,把《狼图腾》当作“后乌托邦”文本。这些小说具有较强的理想或者浪漫色彩,幻想性不足,可以说具有乌托邦精神,但并非典型的乌托邦小说。作者本人也强调小说主人公身上隐含了自己的部分生活经历,即知青生活,“书中大部分故事都是真实的”。小说是用现实主义手法书写的。即使是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也不是乌托邦小说或者人文幻想小说的标志。我们所说的人文幻想小说包含了典型的乌托邦小说,但它并不是对乌托邦小说的简单更名。笔者认为,使用“人文幻想小说”这一概念有三大优点:一是相对于乌托邦小说而言,比较中性,容易被人接受;二是比乌托邦小说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涵盖其他类型的幻想小说;三是相对于今天人们所说的乌托邦小说,突出了幻想性。

(3) 政治小说。乌托邦小说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西方早期的一些乌托邦小说,诸如《乌托邦》《太阳城》《基督城》《大洋国》等,都被视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文献。卡尔·曼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集中论述了乌托邦与政治的关系。乌托邦小说的出现通常是社会矛盾普遍化和尖锐化的时代背景下,在社会转型和更新换代的历史时期,现实环境的恶化导致人们幻想一个代替现实的更美好的社会出现。因此,乌托邦小说构想的理想社会往往与现实社会形成潜在对比。有些乌托邦小说的结构常常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现实社会的不合理状况,另一部分是理想的社会形式,政治意图十分明显。有些小说的作者往往同时也是政治家,如西方的莫尔、哈林顿等。哈林顿的《大洋国》就是用小说的形式为英国提出一部宪法草案。我国的梁启超也是如此,他也在小说中探索中国未来的政治道路问题。这类小说通常也被视为乌托邦小说。“政治小说”这个概念有很大局限性,只适合特指某个时期的小说。晚清时期的政治小说虽然“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但也仅限于这一特定时期。关爱和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在谈到“政治小说”时对其共同特征进行了归纳:“一、情节框架的虚幻性、寓言性和情节背景与某些内容的现实性、时事性结合;二、人物设置的影射性和形象的概念化,正面人物大多理想化,倒是有些反面人物较生动;三、叙事语言中掺入大量宣讲语言;四、采用章回体形式,又吸收了一些外国小说技法。”^①从这些特征看,政治小说与人文幻想小说有某些交叉性,有些政治小说与人文幻想小说有重合,有些又有差异。如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可以看作政治小

^① 关爱和:《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24页。

说,也可看作人文幻想小说。而另一部晚清时期的政治小说颐琐的《黄绣球》,却算不上是人文幻想小说。小说虽然也虚构了一个自由村,女主人公发誓要绣出一个新地球,并且梦中得法国罗兰夫人指点,致力于男女平权,解放妇女,开办学堂,实行了自由村的自治,但是小说只在谈现实改革问题,并没有把人物和社会置于虚幻情境。人文幻想小说往往具有某些政治色彩,具有幻想性的政治小说可以纳入人文幻想小说,并非所有政治小说都可以视为人文幻想小说。

(4)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史往往把新时期以来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小说都看作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上这类小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幻想性强一些,有些并不强,不能看作幻想小说。如有些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选本把莫言的《红高粱》收入其中,但从人文幻想小说的角度看,这部小说算不上是幻想小说。想象与幻想还是有程度上的不同。王富仁在《现实空间·想象空间·梦幻空间》一文中谈到了想象空间与梦幻空间的区别。他认为,想象空间类似于现实空间,这个世界“即使视为想象的世界,也不认为它是虚幻不实的”,“并不让人感到奇异或怪诞”。而梦幻空间“在读者的感受中,就根本不同于现实世界,带有明显的梦幻感觉”^①。对比一下莫言的《生死疲劳》和姜戎的《狼图腾》就可以感觉到这一点。莫言的《生死疲劳》写的是驴、牛、猪、狗的世界;姜戎的《狼图腾》写的是狼的世界。同样写的是动物,但前者是幻想的,后者是现实的,一目了然。尽管有些学者认为《狼图腾》是一部寓言小说,具有理想主义精神,但它仍然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并非幻想小说。从目前来看,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更容易朝现实倾斜,而魔幻性相对较弱。而且魔幻现实主义是舶来品,许多作家并不承认自己的创作是魔幻现实主义,反而声称有更多的民族文学的传统因素。阎连科说他的小说是“神实主义”的实验;莫言虽然承认他受到过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但他同时强调他小说的中国元素更多,受蒲松龄的影响更大。从他的《生死疲劳》来看,显然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幻想因素起着主导作用。因此,中国当代人文幻想小说需要有一个更恰当的命名。

(5) 寓言小说。寓言是较早出现的一种文学体裁,中西方都有。西方的《伊索寓言》大多讲的是动物的故事,中国的寓言故事则多是人间

^① 王富仁:《现实空间·想象空间·梦幻空间》,沈庆利《现代中国异域小说研究·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事。它们共同的手法是类比和讽刺，故事只是一个外壳，故事所指的是一个普遍的道理，具有哲理性。寓言与神话不同，神话是幻想的，寓言则是现实的。近年来，寓言小说与乌托邦小说一样也呈泛化之势，人们往往把寓意与寓言混为一谈，虽说“寓意是寓言的灵魂”，但寓意与寓言体是两码事。寓言体是一种文类，是小说和故事的一种表现方式。同时，小说都有寓意，如果把含有寓意的小说都称为寓言，则失于宽泛。21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出现了所谓的“寓言化写作”现象，文学研究关注到这一现象，但对于寓言小说的认识没有统一的意见，且有把寓言与寓意相等同的倾向。龙慧萍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寓言研究》，把王小波、格非、阎连科的小说以及李佩甫的《羊的门》都视为乌托邦寓言小说。^①从人文幻想小说的角度看，李佩甫《羊的门》与王小波、格非、阎连科的小说有很大不同。《羊的门》现实主义的成分更大些，幻想性不足，如果说它有深刻的寓意，带有寓言性是可以的。李小江认为，《狼图腾》“的确不是一部单纯的小说，而是寓言”^②。她界定寓言小说的理由是它的思想性。她认为：“寓言不同于其他文学体裁的一个基本性质，就在于它首先是思想的然后才是文学的”^③。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鲁迅的小说应该都是寓言。可见，寓言小说有思想，但思想性不是衡量寓言小说的标准。在笔者看来，寓言小说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抽象性，抽象得如梦魇一般，完全与现实拉开了距离。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就属于这类小说。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认为，卡夫卡的小说既不是一个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概念，也不符合对极权主义体制的定义。因为卡夫卡的小说没有构成资本主义的东西，既没有金钱及其力量，也没有商业，也没有财产与财产所有者，也没有阶级斗争；既没有党，也没有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语言；既没有政治，也没有警察和军队。所以，他认为，“卡夫卡更像是代表了一种人与其所处世界的基本可能性，一种历史上并没有确定下来的可能性，它几乎永恒地伴随着人类”^④。这就是说卡夫卡的小说是高度的抽象。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小说也属于这类小说，他的小说是一种哲学想象。中国当代小说家陈村的寓言小说也是这样，如他的《美女岛》等。人文幻想小说包含这些抽象和幻想叠加的寓言小说、

① 参见龙慧萍《当代文学中的反乌托邦寓言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2年。

② 李小江：《后乌托邦批评——〈狼图腾〉深度诠释》（修正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③ 同上书，第7页。

④ [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页。

武侠小说。这类小说具有幻想性，但它在时间性上则是历史的，往往以某个历史事件为线索。小说的主旨以弘扬传统文化为主，表现民间的侠义精神。故事情节与科幻小说有些相似，崇尚武功和技术。这类小说有其独立的品格，是一个独立类型，属于通俗小说。人文幻想小说如果无边地覆盖，同样有遮蔽这些小说价值的问题。

在网络文学中出现了许多奇幻小说，这类小说往往以游戏为目的，为幻而幻，具有童话特征。一些研究者发现，这类小说表现出一种“人”的退隐现象，脆弱的人类往往需要借助法宝、异能、魔力，人物不登场，登场后主动退却，沉沉睡去，或者看破红尘遁入空门。这类幻想小说与人文幻想小说大异其趣，应该不是同类。

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人文幻想小说的大致轮廓和边界了，它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出表现人文精神和主题，故事情节以人文社会问题为题材线索，以人与社会的完善为基本宗旨，有强烈的创造精神和创新意识，建构新的哲学和价值观念、新的社会道德风尚和审美体系、新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塑造新的人物形象。批判和嘲讽现实社会的弊端，警示社会危机和风险，预见未来社会发展走向，规划未来社会发展远景。具有高度的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意识，以人类终极关怀为目的，以人性的复杂性和合理性为基础，或者展开美好想象和幻想，给人以美的向往和梦想；或者警示社会重大隐患和问题，给出改变不合理现状的目标和前景，具有超前意识和前瞻性。

第二，小说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指向，不是现在某时，也不是过去某时，而是未来某时。有人认为“时间表征是一个寻找时间、展示新文化的过程”。这一点十分重要。有研究者发现：从民国到“文革”结束，中国科幻小说发生了一个当前化的过程，时间表征的基本方式都是“当下逼近型”，即使是技术上要超越很远时间才能达到的未来故事，作家也要在作品中营造现实的感觉。他认为这与现实空间的逼仄有关，只有现实空间的宽松，才能放飞想象和幻想空间。^① 未来时间的操作避开了个人体验，采取现实社会以外的参考物，扩大了文化和思想视野。如梁启超写于20世纪初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故事时间是60年后。林语堂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小说《奇岛》，故事发生的年代是2004年。王小波的小说

^① 参见吴岩《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时间表征》，王泉根主编《中国幻想儿童文学与文化产业研究》，大连出版社2014年版，第16页。

写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但小说中故事的时间是2015年、2020年。扎米亚京的《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写26世纪的故事。乔治·奥威尔的《1984》写于20世纪50年代,故事发生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这些小说都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

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地方,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这样便于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营造新的社会环境和人的生存环境。如老舍的《猫城记》的故事地点在火星上;林语堂《奇岛》的故事地点在中太平洋一个人迹罕至的孤岛上;柯云路的小小说《孤岛》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被洪水围困的火车上;梁晓声《浮城》的故事发生在与大陆架断裂、漂浮在海上的一块孤岛上。

小说的叙述方法主要是预叙,作者所讲述的社会制度、人物的思想行为是现实社会中不存在的,是一个幻想的乌托邦社会,或者与现实存在很大距离,是超验的表现。这类小说一般被认为是象征写法,或者超现实主义写法,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博尔赫斯的小小说,老舍的《猫城记》,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等小说,都是这一类。对于卡夫卡的小说,米兰·昆德拉说:“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做到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再讲一遍:存在,就是在世界中。因此,人物与他的世界都应作为可能来理解。在卡夫卡那里,所有这些都是明确的;卡夫卡的世界与任何人所经历的世界都不像,它是人的世界的一个极端的未实现的可能。当然这个可能是在我们的真实世界背后隐隐出现的,它好像预示着我们的未来。因此,人们在谈卡夫卡的预言维度。”^①他认为,卡夫卡的小说是对未来可能性的预叙。

第三,人物形象和社会形式是非现实的,具有梦幻色彩和很强的幻想性。如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莫言的《生死疲劳》等。

另外,以乌托邦故事为情节线索探索乌托邦精神和问题。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创作现象和小说形式,这类小说虽然不像中西方传统人文小说那样虚幻,但它是近现代乌托邦精神在中国的演变为线索和题材的,情节也建立在对乌托邦的追寻、实验和反思中。如阎连科的《受活》、格非的“乌托邦三部曲”等,我们把这类小说也归入研究的范围。

人文幻想小说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也在不断演化。

^① [法]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2页。

大致来说,传统的人文幻想小说是对未来的美好想象,是理想主义的,把未来想象成世外桃源。如西方人文幻想小说《乌托邦》《太阳城》《基督城》《大洋国》等。20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构成了毁灭性打击,人类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破灭了,出现了很多对未来人类的预言,世纪末的情绪笼罩着人类。人文幻想小说包括科幻小说都对未来人类社会充满了恐惧,甚至绝望。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及卡夫卡的创作都是这类情绪的代表。现代人文幻想小说正朝这个方向发展。

二 人文幻想小说独立的意义

由于科学幻想小说内部认识的分歧,导致科幻小说的归类很不统一。加拿大科幻小说研究学者达科·苏恩文的《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一书,把从莫尔《乌托邦》以后的乌托邦小说都归于其中;吴岩的《科幻文学论纲》把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老舍的《猫城记》和梁晓声的《浮城》等小说也都归入科幻小说中。不过,他在谈“科幻小说”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谈了太多社会文化问题”^①,他似乎感觉有些矛盾和尴尬,但并没深究。一些科幻小说研究往往把一些与科幻不搭界的幻想小说归入科幻小说研究范围,这已经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对此,王小波在他的小说《未来世界》的自序中对两者的区别进行过探讨。他说:

有些读者会把《未来世界》当作一部科幻小说,我对此有些不同意见。写未来的小说,当然有很多属于科幻一类,比如说威尔斯(Wells. H. G.)的很多长篇小说,但是若把乔治·奥威尔的《1984》也列入科幻,我就不能同意。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1984》中并不是主题。

王小波认为,有些幻想小说不能把它们混同于科幻小说。的确,科幻小说应该有自己严格的界定。相对而言,饶忠华主编的《中国科幻小说大全》一书比较客观,它把大量的晚清幻想小说都视为非科幻小说加以规避,从1905年到1923年,正是晚清幻想小说蜂起的时候,但此书只选

^① 吴岩:《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时间表征》,王泉根主编《中国幻想儿童文学与文化产业研究》,大连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了一篇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这显然并非遗漏,而是因为其他幻想小说虽然有些科幻的元素,但是其实并无科幻的情节和主题表现,反而是人文思想浓厚一些。过去,人们把一些人文幻想类小说或者没有科技含量的幻想小说称为科幻小说显得名不副实。

主张人文幻想小说从科幻小说中独立出来,还有一个实质性问题。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到,实际上,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并不都是相融的,甚至有时还是互相对立和冲突的。仔细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科学与人文的对峙问题,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人类的一个世界性的宏大命题”^①。俞兆平、王文勇在他们《中国现代作家论科学与人文》一书中系统梳理了中西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历史脉络。千百年来,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都处于复杂的关系中,它们时而相合,时而冲突矛盾,此起彼伏。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科学的态度也是众说纷纭。王国维认为“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他把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梁启超认为“理智用科学,情感超科学”。他也认为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不可能统一。五四时期打出了“科学”“民主”两面旗帜,现代作家出现了崇尚科学的倾向。胡适号召国民都要崇尚科学。他认为近代以来,“科学”这个名词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新派与旧派的人都在讲科学。可是自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发表以后,科学在中国的地位就不如从前了。因为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似乎表明,欧洲的科学破产了。在五四时期大力提倡科学精神的还有郭沫若和茅盾。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反科学主义的倾向,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人们认为科学理性激发强权,引发世界大战。大规模的杀人武器都是科学发展的结果。面对现代性带来的严重后果,沈从文等作家主张回归原始,寻踪桃源精神。现代科幻小说往往通过科学技术的发达去解决人类问题,而人文幻想小说往往追求返璞归真和世外桃源,对科学技术持排斥态度,两者很难相融。人文幻想小说必须从科幻小说中独立出来。

进入21世纪以后,幻想性文学逐渐增多。与此相适应,与幻想文学相关的研究也多了起来。但是因为科幻小说研究的惯性,人们还没有把两者区分开来,影响着人文幻想小说研究的深入。与现实主义小说相比,幻想类小说不大引人关注。在新时期文学思潮中,只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进入当代文学批评视野,科幻小说很少引起文学史和批评家的关注。学者梁鸿就曾指出这一点。他在谈到阎连科《受活》时分析了奇幻文学不受重

① 俞兆平、王文勇:《中国现代作家论科学与人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视的原因。他说：“就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传统而言，在启蒙主义影响下，作家把目光投向了一直被遮蔽的‘现实’——关注社会，关注‘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发掘人的内心生活，发掘人的复杂性及存在的怀疑性，而在美学结构上，也要求与之相符合的‘现实主义叙述方法’，要符合人类认知和社会存在的基本‘常识’。”因此，当“阎连科以象征的，而非现实的结构，以怪诞的，夸张的，甚至华丽的，而非朴素的，真实的叙述开始塑造世界，吹出了如梅瑞狄斯、康拉德、亨利·詹姆斯以及哈代那样的‘巨大内容丰富的缤纷的气泡’。”“当代文学批评者也更接受启蒙主义的批评，而对莫言、阎连科式的狂欢和怪诞倾向则始终不适应。”^①对此，梁晓声在《浮城》的序言中似乎有所抱怨。他说：“倘谁关注中国现当代荒诞小说的薄弱脉象，那么我的《浮城》《红晕》《尾巴》，大约不会被谁的眼所看不到。”事实上，他的这类小说没有引起国内读者和学者应有的关注。这部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作品，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对此也感到很受打击，他说还有另一部此类型的小说《2020——中国悲剧》已写了一半，只好“置于抽屉，不再理它”。“2020年的中国故事，还是等到2020年以后再写为好。或者，2019年动笔也好。”^②再加上中国现当代科幻小说几乎成为儿童文学的代名词，对此类小说的研究也十分滞后。人文幻想小说批评和研究的缺失，严重地影响了这类小说的发展。

同时，人文幻想小说研究的缺位，对于中国文化历史的承传也存在很大影响。从文学的历史来看，人文幻想小说要早于科学幻想小说。在这方面，中国文学中都有许多经典作品。中国传统的人文幻想小说具有极大的想象空间。上天入地，天马行空，在宇宙中畅游。如《西游记》，在天上人间往返穿行，极尽想象之能事。主人公都有天上、人间转换的传奇经历，故事情节也极尽变幻，想象空间极度扩张。大闹天宫、探到海底、出入山洞深处、勇闯火焰山……神州大地，无处不到。《聊斋志异》中的想象空间也极为广阔。虽然在空间上不像《西游记》那样无处不在，但在人物的想象空间上也是极自由的，人与鬼相处，人与妖往来。古代人文幻想小说表现了古人追求自由、摆脱人生社会局限、拓展想象空间，以及对于实现自我的强烈愿望。中国古代人文幻想小说较之西方人文幻想小说往往表现出更大的开放空间。但是中国文学研究往往将其视为神魔小说，较少

① 梁鸿：《招魂、轮回与历史的开启——论〈受活〉的时间》，《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2期。

② 梁晓声：《浮城·自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